

90

B 946.5

Z28

心灯录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灯录 / (清)湛遇老人著;林世田等点校. -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 2001. 2

ISBN 7 - 80123 - 326 - 3

I. 心... II. ①湛... ②林... III. 禅宗 - 通俗读物 IV. B946. 5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5107 号

心 灯 录

(清)湛遇老人 著

林世田等 点校

出版发行: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 32 号 (100007)

电 话: 64023355 - 2504

责任编辑: 史原朋

印 刷: 河北香河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记录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9.75 印张 170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5000

书 号: ISBN 7 - 80123 - 326 - 3/B · 60

定 价: 16.00 元

前 言

禅宗诸家语录，为天下奇书之首，亦为世间最难读懂群书之冠。唐宋以来，禅宗语录丛出不穷，因而有撷其精英、集其简要，使后来之者，易于出入慧海、涵泳性天风月者，匠心独运，甄练先哲，有编纂各种禅宗语录汇集之作，诸如《传灯录》、《人天眼目》、《五灯会元》、《指月录》等，继集成风，皆此类也。

清帝雍正初则宫廷崇信佛道，后从迦陵性音禅师，与章嘉呼图克图志学禅密，固已笃践真参实悟于行证之途，深得拈花妙旨，其开示三关见地，迥出常流，亦自号圆明居士，自许荷担禅宗开继之任者也，寡人位置大雄峰顶，气吞诸方，直欲踏破毗卢顶上，会法王人王之尊于一身，为标示其得正法眼道之妙用，御录历代禅师之机锋语录，剖陈珠玉，以显其磨穿砖镜、咬破铁馒头之能事。然而，雍正不惜以九五之尊，列《心灯录》为天下第一禁书，以至当时山中林下参究宗门之士，亦视为毒药，信为魔说，何以故？

一则著者甚愚老人，乃汉月隐居之士，为明末清初，避世入山、逃儒入佛之文人志士，乃清代异己之学者，且其薄视雍正师承之密云禅师，因而雍正鼎擎密云法统，力灭汉月一派为魔外之学，扫穴犁庭，以至消声匿迹。

二则禅宗强调，解门一开则悟门塞矣。而此书于禅宗理论已“泄尽天机”，以至往往“误人歧途，认妄我为真我，甚且堕豁达空，拨无因果，为所欲为而无复顾忌”，因而圆明居士雍正皇帝下令毁禁。

虽然，道并行而不悖，孟子非扬、墨，而扬、墨得显；孔子杀少正卯，而少正卯因仲尼而并彰其名。自清初至今三百年间，汉月之禅与学，已不得而闻。湛愚老人之事，稽之逸史，亦不多而见。今仅存者，唯汉月遗绪湛愚老人所著之《心灯录》，犹得见其概要。而此书于民国初年得以重新流通，亦正源于雍正之毁禁之功，此实非雍正之所能预料也。

卷一

佛与众生同一心灯

客问于余曰：“子录名心灯，何以谓之心灯也？”答曰：“心者，我也，即常住真心也。十方如来与大地一切众生，总在此常住真心中行住坐卧，自无始至今当下，并无一刻能离。惟悟者则为如来，迷者则为众生，非有甚奇异也。既有此常住本体，则自然有无量光明无量作用，皆从此常住真心发现。自然而然，不用修学。本有此心，本有此灯，悟者不增，迷者不减。然一迷一悟，则有如来众生之不同，可不畏耶？可不亟亟以求悟耶？”

心即我也，我即心也，非我有此心也。我有此心，则心与我有二矣。人当起念时，认以为心。要知念有生灭，常住真心岂有生灭？既常住真心无有生灭，则其光明普照亦无有生灭。自无始至今，照见诸佛成佛，照见一切众生轮转。此能照之心，人人皆具，非今衰古盛，智有愚无。余作心灯，特以表众人之具足者尔。人皆不信自家心灯光明，惟恨散乱昏沉两魔滋扰。然当散乱昏沉之时，你能知散乱

昏沉，你又恨，这不是心灯是什么？能于此识得，则心灯何尝一刻离汝，乃汝自迷之也。

人皆信诸佛具心灯，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不信自家心灯亦照三千大千世界。且不必远举，即以日用论，那一事混得过你，自开目、掀被、穿衣、澡面孔、嚼杨木，问晴、问阴、应酬往来、朝饭暮饮至于晏息，是谁之力，乃能如此。要知此即心也，即心之灯也。合而言之，即我也。设名之，曰心灯也。能悟此我，则彼三千大千之境之事，安能出我毛孔？今人说到心灯，盖谓心有光明，都推向佛边，甘心自居昏暗，殊可悲悯，竟不知自家时时在光明中。桃之红、李之白，你何曾错认？夜之黑、昼之明，你何曾误言？至于目见耳闻凡一切无不安妥，若不是佛，谁能为此，而竟甘心自弃，何也？

佛与众生，同此一我，同此一心，同此一灯。不可说佛能圆满，而众生不能圆满。要知皆同一圆满，只在承当不承当而已。悟则不能不承当，迷则不敢承当。上智能自悟去，其余则赖善知识发明。发明只在当下一言两语，便见端的，何必终日絮叨。

斯道本来现成，不用求，不用学，无你用心处。一有用心处，则远之又远矣，愈用心愈远，若当下一歇便是。只想正歇之时，诸念皆空。当此诸念皆空之时，有一明明不空者，而知诸念之空，这是个什么？可以大悟矣。

人人有此我

昔世尊下降王宫而曰：天上天下，惟吾独尊。乃是指出吾字。吾者，我也。人人皆有此我，皆可独尊。独之云者我乃心王，我乃诸法之王，我乃八万四千陀罗尼大总持。凡一切法，皆出自心王，皆出自我，故我为独尊也。非世尊独谓自家独尊于天上天下也。下降即指出我乃心法之王，要人向我求、我悟，不向一切法求、一切心求。故后发明心法双忘，乃能独契。人能于此悟得，始知现成之不可错用心也。

天上天下还有什么至宝高于我者否？灵于我者否？光明于我者否？智慧辩才神通过于我者否？岂不无比无俦，独尊独贵，且是本来现成，不烦汝修，不要求，只要悟，遇善知识当下便可发明，便可悟去，不过明此一我而已，有何难哉？而求此者如登天之难，甚至十年二三十年还矻矻自蔽。此何故也？诸方无善知识故也。以盲引盲，何日得了？悲夫！

自无始以来，只有一我，生天生地，生万物，生佛生众生。并无物能生此我者，故此我无所从来。既无所来，则无所去，在古在今，镇然一我而已。人能一悟此我，则入为恒河沙佛中之一佛，岂不快哉？

惟有一我

自世尊云惟吾独尊以后，惟临济公大声疾呼曰：“说法道人、听法道人、无依道人、无事道人。”至于今日，我独出而告人曰：“惟有一我。”试问诸君子，是同是别？经又云：“不汝还者，非汝而谁？”志公云：“只者而今谁动口？”古德云：“只这心心心是佛。”学者问大珠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答曰：“清谈对面者是。”又古德云：“你即是佛。”马祖云：“即心即佛。”仰山云：“只有慧寂。”又古德云：“百年三万六千朝，反复元来是这汉。”经教语句，分明指出者甚众，兹略举数则，可以信此我无疑矣。

自惟吾独尊一语后，述而表章于世者，寥寥无几。被云门打后，竟无有言之者。云门之意，盖谓人人皆有此我，何以独尊？有独尊者，则天下不太平矣。此是报佛深恩。然能明此独尊者，自然太平，何必劳云门之打？只因此一打后，学者绝口总不提起，竟将此迅疾慈航、一刻千里者，推向开去，盲却多少人眼目。为报佛恩乎？为背佛恩乎？四十九年所说陀罗尼无算，吾人于今日当择其直指者，直示后学，始是担荷斯道。俟其有所入，方可鞭策加逼。不可一味任性乱统，才是先佛慈悲。余于云门独有憾，不识有谅余者否？

临济独承拈花之旨

余常想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之法，真可谓婆心极矣。惟有独尊一语，惟临济公能继之。直指与人，当下即佛，孰有能似之者乎？而后人绝口不言，余不能解其何故也。试问千七百语句，有能如此直指者否？或曰：后代反说、侧说，或远引，或近譬，要引人起疑自悟，非可一概直指。惟此等说一出，将明明白白光天化日之下，弄成一个风云世界。初祖西来直指之意为何？乃竟置世尊之言于东流耶。

临济公说法道人、听法道人、无依道人、无事道人、是诸佛之母等语，一说再说，又说又说，反复叮咛，而后代亦绝口不言者，余更不解其为何故也。难道直指反不足重，而旁敲侧引为足重耶？震旦在达摩前，都是渐修渐悟之学。后西来直指，才有大乘之器。初祖之言具在，试问能愈于独尊之直指乎？能愈于说法道人等之直指乎？善学者可以参而悟矣。

十法界内只有一我

十法界内，只有一我。因有此我，才造出十法界来。所

以此我乃万物之祖，并无有主此我者。黄檗公云：“只此一心法，更无别法。悟此心法，则万法皆为我驱使，顺之、逆之、左之、右之，十法界内任我游行。”大矣哉，此我也。其名甚多，其号甚繁。即以《楞严》论，惟我始能当大佛顶三字，惟我才谓之密因，在我上修证才谓之修证，惟我本来大定，惟我本来了义不须用了，惟我乃正三摩提，惟我乃性觉妙明、本觉明妙，惟我乃常住真心，惟我乃含裹十方。不识此我而攀缘识神者，入五十阴魔。不能全识此我，而因法以渐修者，入四十五圣位。要知当下一悟此我，即跨过四十五圣位，而况彼阴魔敢当吾意哉！

以《楞伽》论，我即楞伽宝山，天下至贵之宝，皆在此历历孤明之我、焄赫虚空之我、本来无一物之我之内生出。此我本有无师智，本有自然智，本有自觉圣智，本有一切智，本有八万四千陀罗尼智，本有大圆镜智，本有平等性智，本有妙观察智，本有成所作智，本有百八问答如倒瓶注水，本有虚无罔象微细精想识藏，即真如来藏。以《般若》论，我本无二，我本无碍，本具一切大智大慧，不用修习，本能照察一切，满三千大千世界之物之境，俱不能逃其所照。

以《法华》论，即我即法，即我即华。惟此我乃佛大事因缘，惟此我乃至真至实，其余皆非，惟此我入火宅而不焚，惟此我乃能扫除粪草，惟此我即大白牛车，惟此我乃可蒙佛受记。其不识我而纷纷退席者五千人，皆流落异方，深可怜悯。以《华严》论，此我即法身，法身纯真，立

法界纯真，发一切想纯真，得报身化身纯真，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纯真，金莲花座、殿阁楼台及一切华、一切云、一切香、一切庄严纯真，发一切愿行具差别智纯真。以《金刚》论，此我本无所住，本生其心，本离一切相，本清净，本住实相，本无来去，本如如不动，本是一位勿形段金刚大士，本是一无位真人。

以《圆觉》论，此我本圆觉，本能建立一切，本能随顺觉性，本能答十二菩萨所问，本能悉三等层次或先或后轮转所修，本能知三千大千世界、佛国净土、天堂地狱乱起乱灭。以《大集》论，此我入染不染，入净不净，集一切法，无不融通，如太虚包含万象而终古自若也。以宝积论，此我无法不积，则无善不积。无善不积，则无宝不积。六根、六识、六尘无不混合为一，而善法充满，布施无有穷尽，孰有能如此我者乎？以《涅槃》论，此我则涅而不生，槃而不灭，包藏一切法，咸安于秘密，孰能窥其朕兆乎？以《净名》论，此我在在无非道场。喜怒哀乐于性情，行住坐卧于日用。我即道场，道场即我。兹略举教经，推诸大藏，一经一句一字一义，无不是我之所为也。则是我也，安可忽乎哉？

或曰《金刚》无我相，老人极力言我，毋乃与经义相违乎？答曰：我本无相，经云我相，乃教人不可以我著相也。《金刚》教人不可以此身为我而执著之。此身属幻非真，有生有死。此我则真而非幻，故不生不灭。《圆觉》云：诸幻皆灭，非幻不灭是也。又云：证、悟、了、觉，此四相

在心上论。人、我、众生、寿者，此四相在身上论。外不可著此幻身之四相，内不可著此幻心之四相。我之极力言我者，乃无相之我，本来之故我也。若著此身而为我，则人与众生寿者相因而著矣。若因证而言我，则悟与了觉相因而著矣。要知此我本来无证、无悟、无了、无觉、无身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所以六祖云：本来无一物。果能悟得本来无一物，此我才覩面，才谓之真我，非彼幻身幻心之假我也。

千经万论只明此我

经教千途异说，不过明此一我。能明此一我，则千途异说，皆归于我，皆出于我。此我乃如来众生皆有之我，所谓是法平等、无有高下。是法即此我也。既云无有高下，则无相可著矣。问曰：《心经》之义可得闻乎？曰：可。《心经》云者心即我也。如云我之心，加一之字，则二之矣。经，即我之言也。首言观自在三字，的是世尊传心要诀，非他经可比，妙不容言，真所谓一超直入，不必另有所说。人能悟此，诸经皆通，此是西来经教第一了义。自者，我也。自有生以来，此我不在腔子内久矣。总在一切嗜欲，或东或西，熙熙攘攘，造诸恶业，堕落三途，或回心向善，造诸善业，生彼天上，或回心向道，执法无生，此皆不知有我者也。世尊怜悯众生，为吾人提出一自字，犹如寒后春

雷，扶桑红日，使吾人于九渊之下，跃出于九天之上，得知此我，何幸如之？今既知有此我矣，不过为往昔习气所染，今时时以我观我，常常在此而不在彼往昔所游之地，则自然成佛无疑。即今日能观已是菩萨，何况将来，故曰观自在菩萨。今日能观即是我之智慧。般若即是智慧，梵音也。只要观自在功夫绵密，即是我之妙行。全要深久，时节若至，自然登于道岸，故曰波罗蜜多。而照见五蕴非真，皆是空妄。向也我被五蕴韬蔽，生一切苦厄，深可怜悯。今皆度却，毫无障碍，复还此我，此我即舍利子也。舍者，家也，即此身也。身者，我之家也。我居此身中，为五蕴所蔽时时障碍，念念障碍，事事障碍，处处障碍，盖为自有生以来攀缘五蕴故也。要知这我本来无往不通，无往不彻，无往不利，直与十方诸佛毫无有异，故世尊直呼我之名曰舍利子，子即我也。遂曰：汝向也著于色相，岂知色本空也，乃为一切著色相之凡夫说。又曰：汝向也因离色而著于空相，岂知空犹色也。乃为一切著空相之小乘说。凡夫与小乘皆不知有我，故著色著空。殊不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也。彼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遂又再呼我之名曰，此舍中无往不利之我，是诸法中真空之实相，不因诸法之生而生，不因诸法之灭而灭，不因诸法之垢而垢，不因诸法之净而净，不因诸法之增而增，不因诸法之减而减。是故此我即真空，真空即此我。其真空中并无色受想行识，以至无智亦无得。吾人皆欲有所得，殊不知一有所得，则此我为所得者蔽之矣。今以无所得故，而真我独存，至此遂

证菩提萨埵，人法双忘也。何以至此人法双忘？盖能依观自在，得无挂碍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至于涅槃，复还此一我，有何难哉？即三世诸佛，皆依此观自在得无上正等正觉菩提。而今才晓得观自在这条修行的大路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。咒，密语也。前经文乃显语也。显语所以明理，密语所以通神。显语明理可以思议，密语通神不可思议。以思议而明此我，还属知解边，知解到妙处，还在法身边，惟咒则不可思议。当观自在之时，稍有思议，即将此咒念一遍毕，即入法身正位矣，还有甚苦不除？此法真实不虚，非同他法可比也。若五蕴不除即不是，一切众生即至能具神通，俱属魔外。惟此咒最神最大，能驱五蕴之精细，使此我立于光天化日之下，故曰大神大明。盖为此咒无有加于此上者，无有能等于此者也。我今为子极力揭破，此咒即此我也，此我即此咒也，我者乃生此咒者也，咒者乃开示悟入此我者也。此乃先佛所训，慎之宝之。

万法皆妄 此我为真

自者，我也。古德不肯说破，要你用力寻究，或五年十年，使你自家悟去。只因你用力之久，劳而且苦，一有所悟，则担荷有力矣。若当下为你说破，反视为寻常，是故不说。三峰设七日打七之法，要人即悟，诸方起疑，那

有如此迅速之理。三峰云：七日得悟，犹是夯汉，若有上等人来，我教他当下即悟，唤作刹那际三昧。此是先佛所训，非是妄言。此三峰能见世尊之心，并诸佛诸祖之心，乃能立教度生如此之妙。余今更有所见，不论上等中等下等人来，只立刻便教他悟去。今人将悟字看大了，要知能悟此我者，才是悟。若悟得别等道理，都属知解，不是真悟。而今全凭开示他悟得此我，在举念动口之时是谁，逼他瞥见一斑。即教他时时观此我在这行住坐卧腔子里，不在向日众生攀缘堆里。工夫久若不成就便是我逛你，我必堕地狱，万不可信诸方野狐精咬文嚼字，谤此法门。此是世尊垂训，入我中国最为第一。此法已失传久矣。我今拈出，屡为诸方起谤，真可流涕。

此自字，全凭善知识开示，学人方能悟入。开示者，开示他一切皆妄，惟此我为真。悟入者，悟入他一切皆空，惟此我为实。明此我，最要保任。保任，最要观此我在这里，不可放他走作攀缘。不但世间一切法，即诸佛所说诸陀罗尼，如闻得只作清风度耳。惟观此我，则渐渐入于人位，是佛境界，过去诸佛都从此门入。观我久久，则惟有我，而忘却观。再久则忘乎自，而只有在。再久则在亦忘矣，而只历历孤明。此际也，五蕴安得不空，苦厄安得不度乎？下手处若不在观上用功，而去普照诸法，则是知解我，非真空我。欲名之舍利子，安能也？惟能观，才是行深般若，才入菩提萨埵，才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

世尊出世 唯为此我

世尊出世，为一大事因缘。一大事即此我，乃古今之一大事也。又曰：“惟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”惟有此我最真最实，其余皆非。彼五千人执定诸法而不悟此我，是以散去。能悟此我，则火宅即刻清凉，亡子何尝出户，与诸佛同驾白牛车，共龙女齐登宝莲座。则此我亦大矣哉，而学者舍此他求何为耶？此我坚固而恒久，故曰金。不为万物所屈，故曰刚。金刚两字，正所以明此我也，要知金刚我能离一切相，若以声音求我，色相求我，则是求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可见如来即我，我即如来。世尊如此说明，人还不信，何也？世人有所住而生其心，乃著相之我，吾人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乃不著相之我，此众生与佛之不同。今一超便入佛地，何难也？又云：“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。”信心即信我也，能信此我本来清净，则我真实之相开廓，无边无量，无有穷尽，非本无实相，而今日乃生之也。余权书论此甚悉。

此我，只要离声音色相，至于寂然，则是如来，而如如不动矣。如如两字妙绝无伦，诸佛诸祖皆不能说到这里，然又非世尊杜撰。盖此我本来原是如如不动，惟世尊到此我极处，乃能说出。我常念此二字千遍万遍，至将念未念之际，而忘乎其念不动之时，十方如来在我掌握，十方众

生在我当下，不可思、不可议、不可形容之妙，此我真可谓独尊矣。回思一切经教及历代善知识，形容此我，发明此我，安能及此两字。我往昔将上如字作本体我，下如字作工夫我，以下如字保任上如字，又以下如字作本体我，上如字作工夫我，以上如字保任下如字。后有所悟，将本体工夫一齐离却，惟有一我。乃浑忘其为上如下如，只觉其一如而如如焉。并忘其觉其一如而如如焉。则此我为何如之我乎？我之极处乃如此，学者欲成佛，可不究竟乎？

只要识得此我，将八万四千陀罗尼都推向东洋去。然陀罗尼都是求我之法，皆为正法，皆乃渐悟门头事，不是直指之法。若不以我为主，而妄执一法，纵你修成，总是天魔外道，将来总归乌有。经云：将三千大千世界珍宝布施与人，如此功德为甚多否？曰：甚多。若将此我开示与人，其功德胜彼功德百千万亿倍不可说不可说数。世尊说至此，盖无辞可以尊此我也，惟反覆极力称赞，要人知此我而修之。我今极力开示，而人不我信，岂不令人痛哭。不信者为谁，此我也。此我不异，而不信与痛哭者则有异，岂不哀哉？

习气销尽 此我独存

撒手悬崖，法不能缚我矣。自肯承当，我能独立矣。绝我承当之名，得我之实，则大觉而苏矣。苏即觉也。既苏